

SHIJI EWENXUE

MINGZHU

世界趣书文库

野战排
猎鹿人
太阳城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世界趣书文库

野战排



蟒蛇张开血口，蛇头鳞片密布成茶碟状，叉形毒舌弹缩，品尝着猎物旁湿润的气息。蛇身摇晃片刻，仿佛在玩味青年脸上掠过的阵阵紧张和恐惧。死亡迫在眉睫，猎物束手待毙。

攻击来得突然，快若闪电。剧痛射遍全身，他听见毒蛇发出满足的嘶嘶长声，毒牙深深嵌入脸颊。他全身剧烈痉挛，伸出手撑起身子以躲避死亡。

“他妈的，见鬼，泰勒！醒醒，小伙子。”一等兵莱米勒·加德纳掰开泰勒死命抓住他膝盖的手。“刚飞往战场，你就这个熊样，真打起来怎么办？”加德纳大笑，笑得凸肚直颤，笑声淹没在 C-130 军用运输机涡轮发动机的轰鸣中。

一等兵克里斯·泰勒抹去蜚眼的汗水，朝加德纳笑笑。这个佐治亚州乡巴佬的笑声他太熟悉了。杰克逊堡受训，金兰湾旁新兵站，每次提心吊胆的时刻，总会出现他沙哑的捧腹大笑。现在，来到步兵师的基地古芝，加德纳的笑声自然又冒了出来，可他们俩人将在此地呆一年呢。

“上帝，我梦见毒蛇了，”泰勒嘟哝着。巨大的运输机朝停机坪滑行。此刻他听见的是加德纳的沉重的呼吸声。

“小伙子，别想毒蛇了，我们来此地可是要真刀真枪地干。”泰勒点点头，着手收拾从金兰湾带来的简单行囊。他入伍来越南走过一段错综复杂的道路，期间阴差阳错勉强成为加德纳的伙伴。与他为友可真是索然无味！

随着运输机大声轰鸣着向候机室靠近，泰勒又有暇陷入沉思。他和加德纳原该如磁铁两极互相排斥。泰勒差不多上完大学，在纽约市白领阶层的家庭里长大，加德纳之流在他眼里无异于小丑，就象小说所讽刺的人物。如果不在军队里，克里斯给人以温文尔雅、谙于世故



的印象。然而在军队里，他在不同的情况下给人以不同的印象，或性格孤僻，或势利傲慢，或令人讨厌。

加德纳家世代务农，本人目不识丁。他是在佐治亚州广袤千里的棉花种植园长大的，逛上一趟亚特兰大便觉得周游世界了。

泰勒心血来潮入了伍，希冀在暴力的洗礼下增添对人生的深邃理解。而加德纳参军十分简单，符合应征条件，无法逃避到东南亚当炮灰的命运。

加德纳对两人间的鸿沟置若罔闻。从金兰湾一次因为无所事事俩人同被派去擦冲厕所起，他就象蚂蚁般缠住泰勒。那天，在消毒水味弥漫的厕所里，他突然停下手，莫名其妙地笑着说他要让泰勒成为他的挚友。克里斯无由贸然拒绝，便默许下来。这种关系使他忐忑不安，就像有人用激将法使他收养了一个痴孩一般。

运输机开始刹车，四个发动机停了下来。克里斯望着加德纳，他正瞅着同机来到古芝的四十多个新兵傻笑。这是他紧张时的习惯动作：咧着嘴笑，大汗淋漓，一个劲儿地看他女友露西·琼那叠皱巴巴的照片。

随着机舱减压吓人的嘶嘶声，运输机巨大的尾舱门嘭地打开。前来换防的士兵都挺想先睹新家的模样，但闷热凝重的气流裹着滚滚红土扑面而来，令人踉跄。一个神情厌烦的空勤人员示意他们出来。克里斯拎起军用包，拖着脚走向飞机尾部。机外尘土飞扬。空气潮湿，他觉着自己恍若蹬入红尘滚滚的河流，而不是在走向你死我活的战争。

烈日下的柏油跑道。加德纳和许多新兵取出从金兰湾合作社买的袖珍相机，摆出各种各样的姿态，笑着照着，见啥照啥。可惜值得照相的景色寥寥无几。

他们奉命站在飞机和行李旁边，等着师里派人来接。克里斯从尾翼下出去，第一次看到金兰湾以外的战场。这已不是那些脚蹬闪亮靴子、身着毕挺迷彩服的军官们的世界。

眼前的景象与他的期望大相径庭。难以想象在此展现与敌军浴血奋战的壮烈情景。他爱国梦中的山头何在？在这一无所有的水泥地上



如何谱写坚守阵地、泣鬼神的壮曲？必须立即发挥想象才行。他父亲曾用后方军官沾沾自喜、无所不知的口吻警告过他：当步兵并不像他想象那么辉煌，缺乏迷人的神韵。但克里斯不信，他拒绝了受训时提出让他当参谋的建议。他父亲对此迷惑不解，劝他别走这条路的战术教官也百思不得其解。

如果你欲为祖国尽职，如果你想同为祖国而战的真正的人并肩战斗，你就志愿当步兵，来越南。精英终将脱颖而出。克里斯对此深信不疑，他的爱国热情和自豪感未受同学们反战态度的影响。他们尽可对战争不屑一顾，宣称爱国主义已经过时，但世上总有人懂得职责和尽责。

可是，这地方不象理想的尽责之地。任何东西都带着红色。楼房、车辆和不同程度光着膀子、脚步迟缓的男人们，都隐没在铁锈般的红尘中。真见鬼，哪里是丛林，他想。难道我们不是专门接受了丛林战训练吗？

显然没有错。临时候机室的标志清楚地表明此地确实是第二十五步兵师（“热带闪电”）的基地，这与他奉令前来的目的地完全一致。也许远处隐隐约约的青山就是丛林。然而这里肯定不是他想象中的丛林。难道他们不能设身处地将志愿者派往他想要去的地方？

克里斯抓抓左肩上的痒块，摸到呈不规则形状的新的师肩章：一片热带树叶，闪电穿过树叶中心。他的臂上为何不是第一机械化师令人瞩目的肩章？这样的肩章能在男人心里激起感情的涟漪，待到一鸣惊人之日，他能从为国服务的伟大军队的光荣史迹中得到启迪。

克里斯正在想能否换个部队，一阵低沉的蜂鸣声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竖起耳朵，透过新兵们激动的嘈杂声、空勤人员卸行李时低低的咒骂声和相机快门的喀嚓声。捕捉到一种不祥的声响，恰如高压电站四周的嗡嗡声。

他绕到飞机的另一侧，找到了声源。

“这就是我想象的吗？”加德纳此时已收敛了笑容，站在克里斯身边，鼻子沉重地喷着气。他们看到成群的蓝黑苍蝇盘旋在长长一排黑橡皮袋上，当身穿背心的士兵在一只袋子前跪下来挥手驱赶时，苍蝇



向空中四处飞散。

他气冲冲地抓起口袋拉链上的浅黄标牌，核对一遍，然后在随身携带的夹子书写板上记下一点什么，又转身去检查下一只口袋。饥饿的苍蝇又成群结队地冲向尸体袋里漏出来的浓液。

克里斯当兵前曾把能找到的有关越南的资料都浏览了一遍。他清晰地记得英勇的死者 and 悲哀、刚毅的幸存者。可这是什么？难道他们就是阵亡士兵？还是某种宣誓军人共济的可怕仪式？他的思绪被突然打断。

“他妈的，快滚到飞机那边去，新来的家伙……否则把你们也装进袋子。”

克里斯和加德纳瞧见一群衣衫褴褛的人正走向空无一人的运输机。不难看出，他们已结束战斗任务，即将回家。但从他们身上看不出战士的影子。同刚理平头齐崭崭、新发战服黑绿绿的新兵相比，这些满口怪话的人就象溃不成军的游击队。克里斯甚至闪过一个念头：该不是碰上敌军了吧？老兵们同他想象中的越共丛林战士相差无几。但他们讲的可是道道地地的英语，嗓音宏亮，抑扬顿挫。

“什么，伙计？你们说，……三百六十五天，然后象做梦般地醒来？你们会爱上越南的……爱他妈的一辈子！”

“混账小子，嘿，听我说。我养伤的时间比你在越南服役时间还长呐！”

克里斯听懂了他们的说话，却不熟悉其中的词汇。他尴尬地望着老兵发白的靴子，只见好几双都绑着急救带。他们的军装烈日炙烤、汗水浸泡，呈灰白色，碎碎条条，令人无法辨认。一些人皮带上露出镌刻着五星的灰色金属扣。还有一个斜挎破裂的雅马哈吉他和中国产的SKS卡宾枪。

老兵们长发披肩，超过军队规定的长度。克里斯不自然地抬起汗渍渍的手摸摸后脑勺。这是在金兰湾最后一次理发留下的短发。老兵已喧闹着走进机舱，克里斯又被嗡嗡作响的苍蝇所吸引。后勤部队正在用木制货盘将尸体袋装入机舱。

克里斯感到沥青跑道的热气透过他新发的丛林靴的模压后掌直烫



脚跟，他希望那些在打量他的人能将他怒火激红的脸膛归咎于炎热的气候。他知道，这本来与气候无关，但他也意识到，上前线头一天绝不是显露沮丧或发脾气的时候。他当兵时间不长，如果说学到了什么，那就是要习惯于失望。

他的不安与同伴们令人难堪的举止无关。在受训和其它短暂的军营生活中他已有了解。他们大多比他还年轻，而且缺乏社会生活经验。他们的举手投足就象即将进行冒险的孩子一样。克里斯承认他有同感。海明威有句名言：战争是男人最大的冒险。但是，在此地，在战争的边缘却涌动着黑暗的潜流。难道别人都没有觉察到，众人皆醉他独醒？

也许是回国老兵半开玩笑的揶揄给他的远大憧憬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这是人的本性，克里斯早在男子预科学校半军事化的环境中已有认识。任何人在陌生环境里比旁人多呆上一、二个星期便理所当然地认为有权取笑别人，提出模棱两可的警告。他早已想到过在越南碰到的老兵会来这一套。但他期望的是，经历过最大冒险的自豪的幸存者军装毕挺，对新兵传授自己经验之谈，胸前戴着标志沙场功绩的勋章。

也许正是这一始料未及的景象使烈日下站在古芝机场滑行跑道上的克里斯充满了失望。或许是尸体袋可怕的预兆和大家对死者的冷漠和几乎敌视的厌恶所致。克里斯渴望友谊。如果他能交上除加德纳以外的朋友，他们若见他被装入血淋淋的尸袋，会恨他吗？

肯定不会，他自言自语。牺牲者应受人敬重。他的父亲和祖父都这么教导他。他们不愿多讲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亲身经历。他们受过教育，讲完后总说战争恐怖可怕，毫无必要……但每每忆及战争年代，他们的双眸、声音中都有异样的感觉。这种矛盾一直延续到克里斯对士兵得出自己的结论：只有在生死关头才显出生命之活力。这一结论有待于探索，而越南就是他唯一的实验地。

加德纳狠狠地捅了一下他的肋骨处，指着从停机坪对面大踏步走过来的一个人。他那大摇大摆的模样、显而易见的山形肩章和紧绷下巴的厌恶神态都表明他是个职业军人。第二十五师接待委员会已来接



收人员、思想和人事档案。

“现在你们好好听着，混账东西，喊到姓名的答应一声。”参谋军士懒懒地抓了抓下部，睥睨着排成横队的新兵，似乎他们是前来滋生非的歹徒。他按军队的惯例点名：姓、名、教名。点完名，他向新兵喊口令：立正，左转，齐步走，目标——临时候机室。他不愿喊口令齐步走，心想新兵肯定走不成样子。

候机室内闷热难受。新兵们争先恐后地扑向与外面尸体袋摆成相同式样的军用帆布袋。其他军士围住参谋军士，离开时手上都拿着装有新兵个人档案和上级命令的大信封。他们开始扯着嗓门喊，寻找答应的人。闹哄哄的场面令克里斯想到卖牛市场。喧闹声中，他和加德纳听到自己的姓名，忙答“有，军士。”答毕，他们看到一个颧骨凸出、目光略见迷乱的人笑着走过来。

“谁是加德纳，谁是泰勒？”克里斯手指指自己和加德纳，刹那间他被惊恐攫住，以为被选入了特种部队。这位满脸带笑的军士与克里斯心目中普通军人的形象相去甚远。他那成锥形的迷彩裤紧裹结实的双腿，衬衣改装上了拉链，取代了原来的胸部口袋盖，上缀野战步兵肩章和空降兵的徽章。丛林帽破破烂烂，饰有不少手榴弹拉火圈，帽下那绸缎般长发从耳根向下披散。

“我叫伊莱亚斯，”他的嗓音沙哑，“二连二排的班长。你们俩分在我那儿，三班。欢迎到越南来。”

他的问候听来诚心诚意，但他绿色的眸子里却似乎在说，这里不欢迎你们……一点也不欢迎。

加德纳交友心切。“军士，这地方不赖。能给我们发通行证去古芝玩玩吗？”

伊莱亚斯的目光从克里斯汗流浹的脸上移开，朝加德纳瞪了一眼，声音严厉起来。“听着，牛皮虫。你在离开时能再看上一眼古芝就算你有福……如果你能活到那一天。此地是给临时过路和后方的混蛋们用的。步兵都在丛林里，你们就去那儿，并且得呆在那儿，除非你能设法跳出来。快收拾东西滚到外面去，我们得赶乘直升飞机去部队。”



加德纳和克里斯背上行装，跟着他来到烈日炎炎的屋外。伊莱亚斯安排他们在卡车的硬条凳上就坐，他似乎对酷暑已习以为常，但加德纳和克里斯却早已汗流浹背。卡车颠颠着驶入飞扬的尘土，古芝仿佛笼罩在红尘的包围之中。加德纳最后又凑上去说。

“伊莱亚斯军士，刚才我没听清你的话，什么叫 RUMP?”

伊莱亚斯摇摇头，斜瞅了他一眼。“不是 RUMP，是 REMF，就是指后方的混蛋……现在你们还不够格。”

二

一等兵泰勒眯起双眼，紧盯前方，尽量不去理会手掌钻心的疼痛。或许聚精会神地盯住树林的每根藤蔓会忘却手上淌血的水泡。伊莱亚斯派他做排头兵，用大砍刀开路，不到十五分钟他的双手已面目全非。

树林茂密，泰勒举步艰难，头昏脑胀。支撑着背包和武器的带子深深嵌入双肩。他挥刀砍向橡皮似的藤蔓，钢盔滑落撞到鼻梁，苦痛难忍。脖子上的毛巾擦着皮肉，却吸不完满脸流淌的汗水。

古芝和设在油汀的旅部是一回事，可是此地是丛林。他头天进林子就摊上排头兵的差事。这简直是发疯。他在队伍中跟上伙伴们尚觉不易，此刻却要领着队伍在前面开路。没有特别的命令，也没有鼓励之词，更没有问候和道别……连句骂声也没有，连名字还叫不清楚。只有一句，“滚到前头去。”

有件事可以肯定。不出多时他就会死于淌血的水泡、精疲力竭和中暑虚脱。克里斯决心咬牙挺住，同这些投入战争的无名之辈打成一片。他不能让自己成为二排脾气乖戾的老兵们的负担。克里斯漫无目的地领着二排穿越丛林，忘却疼痛，思索着自己的处境。

就在来这里的路上他长了一岁。当喷气式飞机越过国际日期变更线，时间从九月十四日跳到十六日时，他的二十一岁生日就这样来去



匆匆，错过如此重要的节日于他不公，正如让他当排头兵一样。他希望自己如柔色入画一般不露痕迹地进入二排普通一兵的圈子，尽力消褪格格不入的色调，在越南战场上抹去新兵的光泽。

前面出现竹栅栏。他想也许已经来到越柬边境。此刻他就在毗邻柬埔寨的丛林密布的丘陵中。热情的排长、少尉沃尔夫在山下林子中着陆点见到他和加德纳时曾这样说过。

从少得可怜的情报判断，二连正在搜索丛林，寻找一支据说躲避此地的北越军队的蛛丝马迹。副排长巴恩斯军士面容丑陋，布满伤疤，在进山前同他的报务员提起过这件事。

二排努力在险恶的地形中推进，但努力尚欠不够。最后一次休息时，泰勒无意中听到连长哈里斯上尉在臭骂沃尔夫。他刚开始熟悉行伍俚语，勉强能听懂他们的讲话。

“二排，这是六号，”连长呼叫。“为什么慢慢腾腾，我们必须于十八点在威士忌线会合，完毕。”二连接计划应于下午六时在地图某一点与另一部队会合。通话就此结束。

突然，克里斯感到膝盖一软，身体猛向前冲，右手的砍刀在空中划出一道孤圈。他发现来到一块空地的边上，于是喘着气，摘下水壶，倚着一棵长满瘤节的柚树，身上的步枪、弹药、背包等死沉沉。他喝完一壶又去拿另一壶，心想背在身上的九十磅东西不知能喝去几磅。

蓦地，一股奇臭袭来，含在嘴里带有哈喇味的水差点儿令他窒息。他想，可能是谁消化不良的臭屎，他从未闻过如此恶毒的臭味，胃开始剧烈地搅动起来，他吐得直喘气，想站起来离开。就在此刻，他的目光落在……

一个人——从烧焦的装备看象北越士兵，被燃烧弹或别的什么烧成了烤肉，倒在裸露的互相纠缠的树根里，脸和身上的穴腔爬满了饕餮的蛆和形形色色虫子。

克里斯将火腿、鸡蛋、杂碎的配给粮一古脑儿地呕了出来，用步枪撑着，免得自己一头栽到呕物中。奇怪的是，他联想到好莱坞战争片中的死人，死得干净，并且很快被某个人遮盖起来，观众无需目睹



蠕动的蛆。怎么没人给这东西盖上点……却让它在他们的行军路线上发胀腐烂？

他没空去寻找答案，背上重重地挨了一击。有人扯着背包带将他拎了起来。

“他妈的在这里磨蹭什么，泰勒？”克里斯想盯住巴恩斯军士恶狠狠的眼睛，但目光却不由自主地落在他闪电般的长疤上。伤疤从额头一直延续到右脸颊，脸部因此扭曲，仿佛有人在他脸上用螺丝刀使劲拧了一把。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克里斯定定神，猜想部分扭曲可能是副排长有限表情中的微笑。

克里斯班上的战士围了上来，巴恩斯提高了嗓门斥责道。

“那是个越兵，泰勒。翘辫子了，不会咬人。现在给我打起精神走路……否则就让你留在这儿掩埋尸体！”

克里斯以枪代棍，拄拐着挪行，砍刀有气无力地挥动，没有听见巴恩斯、他的报务员和沃尔夫少尉的无线电通话。

“二排副，我是排长。动作快点。六号说我们耽误了时间。完毕。”

巴恩斯吆喝着命令聚成一堆的士兵散开行军，望了一眼报务员托尼·霍伊特递过来的耳机。

“告诉那龟孙子别罗嗦。”霍伊特哭了，转身用较为象样的措词来答话。巴恩斯转向伊莱亚斯，后者正从身材修长的卫生员保罗·戈梅斯手里取盐片。“伊莱亚斯，泰勒这混蛋当排头兵，我们哪儿也到不了。咱们换个别的新兵，让加德纳上去，给他砍刀。”

伊莱亚斯不喜欢这一命令，当初派泰勒上去他就同巴恩斯争辩过。

“咱们暂时先别让嫩家伙带队，巴恩斯。这里地形十分复杂。还是让他们跟着队伍走，熟悉一下。”

巴恩斯以惯常的冷漠和利落的口气谈道，“这不是训练，伊莱亚斯。他们得学，否则就完蛋。”

在伊莱亚斯看来，泰勒必定完蛋无疑。他传话让加德纳上去，接着轻松地跑向克里斯哗啦哗啦砍树枝的地方。他从年轻的一等兵血淋



淋的手中拿过砍刀，扶着克里斯走回空地。克里斯的双脚麻木，几乎失去知觉，双手昏昏然拍着后脖，摇晃着停住软弱如同橡皮的双腿。

巴恩斯毫不同情泰勒的处境。“怎么回事，软骨头？”要不是加德纳叮叮当当地从远处晃荡过来，巴恩斯还要呵斥下去。加德纳肥胖的身上堆着各种装备：轻型火箭筒、250 发机枪子弹和两颗霰粒爆炸地雷。巴恩斯的注意力从泰勒转向这个新排头兵。

“天哪，加德纳，你象个大三明治。上去换下泰勒。快，现在赶紧爬山，离开这儿。伊莱亚斯，带一班走左侧。快点，蠢猪。我们在打仗。”

伊莱亚斯松开泰勒的胳膊，离开空地。他正组织一班前进，突然听见“扑”地声响。

泰勒昏了过去，脸朝下栽倒在地上，大堆的装备仍旧压在身上。巴恩斯厌恶地摇摇头，示意卫生员过来瞧瞧。他朝加德纳肥大的屁股猛踢一脚，让他开路，自己大踏步闯入林子。

伊莱亚斯让报务员克劳福德带一班侧行，自己回来帮助卫生员。“别以为我可怜这家伙，卫生员，”伊莱亚斯嘟哝着使劲地将泰勒翻过身来，检查他血肉模糊的脸孔。“但是我们这里要养伤休假难着呐。”

卫生员一手摸着泰勒跳动的脉膊，另一手握着水壶对着泰勒的脑袋淋水。

“即使能让直升飞机进来，巴恩斯也不会答应。中暑晕倒的根本没门。”

伊莱亚斯卸下泰勒的行装，动手松开。

卫生员戈梅斯刚要张嘴，克里斯眼睛眨了眨，开始抓脖子。“讨厌的蚂蚁，他妈的简直要咬死我了，”他气喘吁吁地骂道。

卫生员取下绕在泰勒脖子上的毛巾。指甲盖大小的黑蚁爬满了泰勒长满水泡的上半身。俩位丛林老兵轻轻弹去蚂蚁，此时泰勒大口大口地喝水，吞食盐片。戈梅斯捉住一只蚂蚁用两指挤着。

“黑蚁吸血最狠，小伙子，红的不怕，钻林子时要小心黑蚁。”

伊莱亚斯从泰勒的行囊里抽出全部物品，坐下细细观看。“不能怪蚂蚁，卫生员，瞧他带的东西。”



伊莱亚斯拔拉着忍俊不禁。“天哪，橡皮女人，三本臭书，几本杂志，剃须盒，备用迷彩服，靴子……再看……防毒面具！”

戈梅斯搀扶着泰勒站起来，告诉他没事，只要不背这么多东西。“难道没人跟你说别带这么多东西来树林？”

泰勒尴尬地摇摇头，沉默不语。他非常担心，要是如此愚蠢的行为传了出去，他会背上“笨蛋”的绰号。眼前已经够呛，若再遭讥讽，怎么受得了？做气支持他走到这一步，但已不足以支持他越过这座山脊。伊莱亚斯可以减轻他的行囊，却无法消除他躺在林子里沉重的耻辱感。只有伤员才能躺下，他愤怒地提醒自己……而不是在负伤之前。

伊莱亚斯叹口气。“瞧，咱们得赶上排里的人。我替你背一会儿，待出山后来了直升飞机再说。下次进山前，先请教我，免遭苦难。”

泰勒想道声谢，未张口伊莱亚斯已背上东西消失在茂密的丛林里。戈梅斯横扫一眼空地，背上药箱。“我们最好分头走。邦尼来了，他是扫尾的。”

克里斯抖动肩膀套上轻了许多的背囊，拿起 M-16 步枪，刚要随卫生员钻入树林，突然听见一阵女孩般的尖笑和古怪的溅水声。

十八岁的邦尼，圆圆的脸上长着一双昏花老眼，但却没长胡须。他正往死人的骷髅眼里撒尿。

三

二连终于接到命令在光秃秃的山顶挖防守工事。山下遍地绿色，生机勃勃，一条绸带似的小河蜿蜒，闪着蓝光。伫立山顶俯瞰，这条小河不过是山林中众多弯曲穿行的溪流之一。但它是个标志，这给克里斯带来了特殊意义。它是参照物，是他努力找寻自己方位的唯一参照点。

一小时来泰勒机械地装填直升机运来的沙袋。他停下来思索，说



不准他们是否还在越南，也许已进入柬埔寨、老挝……或是他妈的辛辛那提。翻过山脊时，他曾问过老兵哪是边界。他们知道不知道何时越过边界时？这山顶是什么地方？明日该奔向何方？今天他们走了多远？他们已完成了任务，还是正在前去执行命令？

成堆的问题招来的回答是，“见鬼，我怎么知道？”、“滚开，混蛋！”或是冷漠的打呵。真令人难以置信。难道无人关心他们的行动？假如没有标准，二排怎么知道做得对不对头？

也许只有新兵才胡思乱想，克里斯猜测。谁也无暇顾及下等兵的问题，甚至连星期几都不必知道。在山顶上，大家没有精力，也不愿为自己的处境操心。就是给这些家伙全面介绍第三军团的军事形势，重点讲述他们班的任务，他们也只会说，“好，说啥都行，啥都行。”

当然，克里斯从小黑人和大哈罗德口中也掏不出情况。这两个黑人的任务是加固二排阵地的工事。他们让新兵挖工事，自个儿在边上热饭吃。

小黑人来自克利夫兰，正往头上包女人用的大头巾，同来自密西西比乡下、大眼皮下垂的哈罗德唠叨着换豆和肉肠。他俩认真地讨价还价，似乎这比讨论越军隐蔽地区这一题目更为重要。

“嘿，哈罗德。给我豆子和肉肠，伙计，我信教不吃猪肉片。”

哈罗德头也不抬，往简易炉子上热着的饭上倒了一大块热调味汁。“滚开，狗娘养的，我不给。”

小黑人被刺伤了。“哼，没良心的，这么吝啬？上礼拜不是你拿火腿白扁豆换我的火鸡面包？还个人情吧，伙计。”

“小家伙，别来这一套。你知道那天换饭是因为火鸡面包谁也不爱吃。”

“他妈的，我出世的地方他们拿你这样家伙来给街道立标记：单行线，此路不通。我希望曼尼在后头先去洗衣房干活，让你晾在这儿，伙计。你的肚子该去去油了。”

“曼尼想抢先根本没门。后面有我的哥们，会把我的名字放在前面的。”

“放狗屁。后面的混蛋都抢这些活干呐，好让咱们弟兄们在森林



里玩命。”

克里斯将铁铲插在工事外松软的泥土中，听着对话直摇头。要在越南生存下来光学会军营黑话是不够的。他瞧着圣安东尼奥来的罗德里古斯。这位瘦削结实、闷声不吭的墨西哥青年在阵地边上挂地雷。他的目光从比他们高的山头上的连指挥所移到与连指挥所交叉的工事防线。掩体旁，士兵们汗流浹背，忙着擦洗和装填武器。

头如黑狮、身材魁梧的黑人金抱着 M-60 机枪。桑德森在给 M-79 榴弹枪上油。旁边，二排三班的奥尼尔军士对着话筒与人说话。噪音沙哑、以地狱天使纹身的拉脾气躁狂，正在扔接三颗手榴弹。此刻罗德里古斯走进工事，拖着电线，给地雷接上引火装置。卫生员戈梅斯从药箱里拿药给夏威夷青年富生那双快要烂穿脚敷药。

克里斯见过富生穿缴获的越共军装，背上越共武器的照片。他也听说这位东方人收五美元军票（军队支付凭证），才肯如此打扮，让伙伴们拍上一张同笑容满面的敌兵合影的照片寄回家。看着卫生员给富生上药使他想到自己手上灼心痛的水泡，不少已感染化脓。他走出工事，想让卫生员给看看。

小黑人吃着饭抬头瞧见泰勒已停下来不挖工事了。今晚敌军要是发动进攻，这可是保命的地方。

“嗨，白小子。别停下来。洞可不会自己挖成的。”泰勒举起流血滴脓的手掌，示意去找卫生员。

“就这点小意思算你走运，泰勒。昨天我救了你的命，伙计。我杀了只吃屎的狗。”

哈罗德从沙袋上跳起来，抓住铁铲。“小个，你提醒我了，我得去拉屎。”黑人间再次展开激烈的舌战，克里斯又被遗忘。

“你这次该擦屁股了，伙计。”

“是的，小个。你借我衬衣我就擦。”

克里斯冒着汗，空气更加潮湿。他溜达着走向卫生员，耳朵捕捉着交谈的空档，以询问如何治自己的水泡。这是他人林子第一天再次感到羞耻。来越南当兵，军队哪样没有让他作好准备？全都想到了，他想。没有亲临其境在越南当兵的又怎么能解释这一切？



真可惜。老兵们有闲便将每日的记忆从脑子里抹去，克里斯感到与他们格格不入，受到了侮辱。怪不得这里充满敌意，他想。但为何都冲着我呢？如果说我是新兵糊涂，那我有啥办法？谁都有在某时某地另起炉灶的时候。难道他们不知道我已尽力而为？为何不助我一臂之力？难道看不出我在竭力帮助打赢这场战争？

克里斯站在全神贯注工作的卫生员身旁，被富生烂脚的恶臭逼得直往后缩，心想当兵的为何不向敌人泄怒，而互相纠缠不放。同二连二排别人一样，卫生员对克里斯的关注和想法冷漠得很。

“富，起因是脚趾缝的森林霉菌。我让你勤换袜子，多用脚粉。现在脚已烂透了。我得报告巴恩斯，让你休息。明天直升飞机来取水桶时你随机离开这里。”

富生挣扎着站起身子，擦着脚。“胡说，别告诉巴恩斯。那疯子会骂我是故意的。你知道，除非断手缺腿，否则他不会让谁离开战场。”

“你若不在近日内离开，脚就会烂掉。如果不请求救护直升飞机进来算你命大。如果连长发现他没有看好士兵，沃尔夫会吓得屁滚尿流。”

“真他妈走运，咱们排由连长带队而不是沃尔夫这混蛋。人事部的哥们告诉我，哈里斯也是步兵出身，并且是一步步升上去的。敢打赌那家伙体恤手下的兵。”

卫生员将油膏放回药箱。“好了，富，跟大伙一样，希望与胡扯两招同时进行，看哪一招管用。”

泰勒忘了自己感染的水泡，借了绑带包扎手，转身回去装沙袋。

连部。布雷德利·哈里斯上尉聚精会神地望着战术地形图，心想他已三进越南，该学会不去理会四部通话机嘈杂的声响。六四年他在特种部队当队长时要比这松快得多。现在得经常为近两百人烦恼。此外，萦绕心头的还有日益坚固的信念，即他的祖国将在这场消耗战中惨败，除非有人打碎阻碍作出正确战术决策的政治桎梏。

他端起杯子，大口喝着冷咖啡，目光扫过召来开会的三位排长。见鬼，从哪儿弄来这批蠢种，他想。他那疲惫的目光滞留在马克·沃

尔夫少尉身上。哈里斯暗暗打赌，这个有着甲壳虫眉毛、神情紧张的青年必定是其中最差的一个。他连指南针也看不懂，林子一旦茂密，他带的排就会迷路。营长曾多次不悦地催询连队的前进速度，而二连却正在寻找失踪的二排。

哈里斯想过撤换沃尔夫，将二排交巴恩斯带。实际上巴恩斯已在唱主角，但他意识到没有无休止的公文来往，上级部门绝不会允许他在战场上撤换军官。在关键时刻，巴恩斯自然会统领二排，因而他能容忍沃尔夫混下去，直至六个月期满被轮回到后方。

“先生们，下面讲一下战况。听清楚后重新标好地图。空中六号报告越南新派一连兵力跨过这条蓝线向我方移动。蓝线就是紧靠我连阵地下方的河。”

哈里斯停下来，在沃尔夫少尉的地图上指明河流的位置，这样少尉不至于忘记这一重要的情报。二排的防线工事面向河流。

“今夜我们可有机会好好教训他们。在他们溜进山林前狠狠地揍他们一顿，这样于大伙都有利。今夜三排和炮排守卫防线。”

“我要你们在这里埋伏，就在这儿。霍金斯少尉带人马埋伏在老橡胶种植园附近，封锁一边退路。沃尔夫少尉，你们埋伏在那座古庙遗址周围，我们来此之前在山脊上见过。我们黄昏开始行动。大约再过一小时，有问题吗？”

其他军官起身归队，只有沃尔夫还蹲在那里，焦虑地瞧着地图。哈里斯也斜了他一眼，摇摇头。

“我问你还有问题吗，沃尔夫少尉？发什么愁呢？”

沃尔夫似乎吃了一惊，对会议结束感到突然。“嗯，没什么，二排没问题，长官。”他站起来，叠好塑胶面地图，离开了指挥所。

哈里斯望着汗水直淌的少尉离去的背影，踌躇片刻，然后要过话筒向营部报告。是啊，他想，二排有一个问题，少尉……那就是你。他记得在沃尔夫来到二连时审查过少尉第 201 号档案。

行啊，山姆大叔（美国的别称——译注）。他想，如让沃尔夫完成农用商业管理学位，而付出后备军官训练奖学金，你们会让不少士兵丧命的。